

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為成之大盈之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者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林氏曰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

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二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為病惟道之清靜不有無不動不靜所以為天下正○何氏曰道以清靜為正亦惟清靜為大躁勝寒陽極生陰靜勝熱陰極生陽皆極於所為勝若夫天清地靜乃天下至正之道無勝無極而可以大且久者經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是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道九 二十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肝 江 允 大 有 集 卷一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呂氏曰夫時之泰也庶民昌四海治兵戈息民多務本戶競田桑糞治田疇雖有良馬無所用之不謂之有道而何時之否也百事疲災異生強暴相凌彼疆我界矣其守而爭奪之端起矣戎馬交馳集於戰地故陰陽自此閉塞品彙自此天闊不謂之無道而何夫一身者一天下也南華經野馬也塵埃也是以馬而喻氣也揚子云氣也者適善惡之馬也蓋氣即道也道即炁也自一炁以生萬物氣之所生萬物柔弱而生氣之所去萬物堅強而死却者反也走者運也運其精氣沂流直上補其腦血糞其根本以養其身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已之天下無道則忘本逐物心動意躁其息自奔上有重樓浩浩而出下有

金龜續續而泄日以心聞六賊生於郊境矣○何氏曰天下植有道之君則不以兵強天下而以務農重穀為本故却善走之馬而惟糞治其田疇不舍內以事外傳曰糞除先人之弊塵糞除皆修治意無道之

世戎馬生於郊駟駟壯馬在坳坳之野郊本言畜馬之地彼以是妨農業者則可戒也○按兵氏澄所註本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下有車字言有道之世不相侵伐故善走之馬不以服戎車而退却賤用之以服糞車而糞田也諸家並無車字惟晦菴朱子語錄有之張衡東京賦云却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吳氏本自有理學者不可不知也

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林氏曰戰爭之事皆自欲心之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惟得是務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為足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吳氏曰罪

謂愆惡咎禍皆謂災殃而禍重於咎得龐又望蜀此不知足也。李氏曰曰罪曰咎曰禍皆欲心所致故結語云知足常足知足者貧亦樂。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何氏曰老子語文字曰精神發於內神氣動於天專言精神可以前知也。李氏曰不出戶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知內不知外則無所不知見內不見外則無所不見若只知外見外而忘其內者知見淺狹矣。○吳氏曰天下萬物萬事之理皆備於我故雖不出戶而徧知之矣天道者萬理之一原內觀而得非如在外之有形者必窺牖而後見也。不知其皆備於我者必出至一處而後知此一事故出彌遠而知彌少烏能不出戶而知天下哉。○林氏曰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知雖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

窺牖亦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是迷所及所知能養自力所及所見能養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何氏曰知人不以忖度而以道知見天不以揣摩而以道見人即我也我即天也。使必待出戶窺牖則是捨心而外馳也精神不足知見矣足於道何有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又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不行不見不為而能知能明能成自然之道也。○林氏曰不行而自至不求見而自明不為而自成聖人之道其為用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即此義也。○吳氏曰不待行處而已知適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後能明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不為而成言上二句之效驗惟其不行而徧知萬事不窺而洞見一原故不待有所作為而事無不成完也。

第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何氏曰十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非學自學而道自道也學則關於知見積而後成道則忘其知見本來混成學所以求道博所以反約勤修無為悟真道成先益而損由有入無既損而損雖無亦無乃合道真此無為妙境也老子語文字曰所謂無為非謂迫之不應感之不動堅滯而不流謂其循理而舉事因時而立功任下責成舉過無事此乃無為而無不為之事。○李氏曰不出戶知天下內知也其出彌遠外事也故決之以為學日益言為學者求其增益為道者事事減損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正謂此也至於無慾可懲無慾可窒以至無為則萬民化而天下歸往矣。○呂氏曰至人損之又損是非俱泯寂然不動以至於無為守性之真體道之原與天地合德造化同功然後煉大梵相

悉飛肘後金精胎閉納息回風混合灌漱
元泉此皆無為而無不為也○倪氏曰為
學日益學貴博也為道日損道貴約也先
博而後約先益而後損不益則安所取約
徒益而不損則博及惑矣是故學者道之
筌蹄道者學之歸宿也孔子曰多學而識
之學之益也一以貫之道之損也既損之
又加之以損損之至也損之至則無所為
矣雖无為則實無所不為此無為之所以
貴若止於無為不能無所不為則涉於虛
無非所謂道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何氏曰無心於事無事於心雖天下之大
吾何容心焉昔聖人之得天下此自然之
道也如堯之黃屋非心舜禹有天下而不
與此皆行乎其無事若有事於天下是
有心也經曰為者敗之天下神器不可為
也為無為而天下治也此古人不以天
下易此道而每言取天下之戒者深戒不
知道者將以天下為足貴於道也豈知無

為無事自然之道哉○林氏曰取天下必
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下何
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為喻其言
亦足以戒無事有事即無心有心也○吳
氏曰無事者無所事即無為也因言取天
下者亦止是無為蓋德盛而天下自歸之
也若必用志用力而有作為之事則何足
取天下哉○李氏曰苟或妄有作為則民
亂而難治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呂氏曰天本無心於物因物見天之心是
以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
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初無他心何常心
之有荀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是
以譬諸己焉淵默寂淡能應能定不將不
迎和其光同其塵大齊物我而未嘗異於
物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李
氏曰上章云無事取天下故次之以聖人
無常心所謂無常心者隨機應變不逆民

物之情故百姓遵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
從聖人之化天下同一心也○何氏曰聖
人心若太虛何常之有其常心者天下之
心而已政和註聖人之心虛而能受靜而
能應如鏡對影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
巨細何常之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
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呂氏曰夫善否相非誕信相譏善與不善
信與不信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耳故有好
善之心者聖人不違其性輔之以上善使
必成其善苟有不善者亦因以善待之善
不善在彼而吾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百
行無非善而天下莫不服其化德之厚矣
故有好信之誠者聖人不奪其志輔之以
大信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誠之心者亦因
以信待之而吾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萬
情無非信而百姓確然無不信德之至矣
夫至人者是非一致真偽兩忘美亦善之
惡亦善之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可亦信之

物之情故百姓遵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
從聖人之化天下同一心也○何氏曰聖
人心若太虛何常之有其常心者天下之
心而已政和註聖人之心虛而能受靜而
能應如鏡對影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
巨細何常之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
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呂氏曰夫善否相非誕信相譏善與不善
信與不信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耳故有好
善之心者聖人不違其性輔之以上善使
必成其善苟有不善者亦因以善待之善
不善在彼而吾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百
行無非善而天下莫不服其化德之厚矣
故有好信之誠者聖人不奪其志輔之以
大信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誠之心者亦因
以信待之而吾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萬
情無非信而百姓確然無不信德之至矣
夫至人者是非一致真偽兩忘美亦善之
惡亦善之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可亦信之

否亦信之常善救人而無棄人是也○何氏曰大凡善者吾善之不善者未必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未必信此常人之心也未是德善德信事也聖人德與天地參天地無私覆載日月容光必照聖心渾乎以物我為一也故能善人之不善信人所不信彼善否相非誣信相讓而吾一以自然之道待之書曰簡廉脩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何善何否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何信何誕有孛顯若下觀而化此也莊子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此也○林氏曰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無分別之心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同信不信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間之心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吾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為善不信為信也但慮之以無心耳

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呂氏曰聖人體道合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旁薄萬物渾其心而同其塵順其性而同其化未始自為取舍天下一心渾渾然無所分別無善無惡無信無偽真一不二待之以道故曰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林氏曰慄慄者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
呂氏曰道生一炁炁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者炁之聚萬物之出於機者也生變而有死者炁之散萬物之入於機者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有生則復於無生物有死生性無加損蓋生者造物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此乃有卒未離乎域中者也

離乎域中者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出生入死出入生無可無不可修鍊之士以清陽而無質者為生炁以濁陰而凝滓者為死炁人者稟沖和之炁非濁非清而生也入清陽而出陰濁陽純則為上仙入陰滓而出清陽陰純則為下鬼若乃服六氣複元精吸沈瀝皆天氣感化無形無質故能通神明而壽齊二景此之謂出入生世之人食穀實嗜五味有形有質盜其真炁散其清陽入其陰滓此之謂出生入死○吳氏曰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林氏曰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則超然而脫離之也入則迷而自汨沒也能入而出者惟有道者則然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呂氏曰陰陽不離於大道造化不離於五行和合有無而成天地出機而生入機而死順道者寡違道者眾故養生者不妄親不妄聽不妄說不妄履動靜恬然以自滋育者生之徒也趨死者目亂采色耳聽淫聲口美非道足涉邪運動靜沒溺以自戕賊有死之徒也且生死之道既分為二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知進而不知退以及於盡則所謂動之死地生死之道以十有三言之三者各居其三而不生不死之道在於虛一而已所以不言者欲其自悟也原其十有三之說則後解者雖多終無定論然其稍可取者一、二家而已古仙有云陽裏十三言有象陰中七、六、五、無蹤此指水火之成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與六者乃心腎水火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寓之心藏神腎藏精凡聖日用應酬之際無所不用其精神也黃庭經一身精神不可失精神居身生之徒也精神去身

死之徒也蓋水火能活人能殺人豈非生死之徒乎赤蛇繞動靈龜逐行應運於谷發疾於機豈非動之死地乎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列子指觸麟而言之曰此過樂乎此過養乎夫煖衣煖室旨酒膏粱服食金石彼以養之之厚而反傷其生未若灰心息慮薄滋味養谷神雖若輕生可以長生也○李氏曰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柔弱生之徒強大死之徒柔弱則能懲忿室慾強大者為忿慾所使能懲忿則火降室慾則水升水火既濟則生故曰生之徒起慾則無明火熾縱慾則苦海波翻水火相違則死故曰死之徒人之生皆賴水火動之死地水火相違以丹道言之水火既濟則聖胎凝矣○林氏曰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動之死地動非動靜之動乃動機之動也之徒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發問之辭也生者我所以生也生

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即趨於死地也此即外身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之意也○何氏曰生死之徒各十有三諸家頗各有見皆不過牽合十有三之數而已要知上壽百歲中壽下壽有差與富康寧皆福也此生之徒凶短折疾憂貧弱皆極也此死之徒未說及德與惡而前之二者各受命於天誰能齊之未是患處若愚不肖貪生失理自作不靜以速其死者不但為死徒且趨死地患在人耳死地謂動於惡而不好德者泛論世人如前三者十分中各有其三不必如前人牽合數目但死之徒已十有三而之死地又十有三死之分數十居其六生之徒數僅有三可畏哉若攝生避死德人十有其一乎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而為生散而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是則所患者在死地而不在死徒可見也○吳氏曰之猶適也趨也生求以生其生也厚謂用心太重或仙術延生而

失宜或煉藥衛生而過劑其意正欲趨生而返趨於死地者為其求生之心太重而不順乎自然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

林氏曰言我蓋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於深山而不遇兇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甲兵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兇所以不能觸虎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子入水不溺入火不焚亦是此意夫何故又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吳氏曰攝猶攝政攝官之攝謂不認生為己有若暫焉管攝之也以虛靜為裏以柔弱為表塊然如木石之無知惘然若嬰兒之無欲雖遇猛獸惡人亦不能為害也蓋其查滓消融神蒸澹泊如風如影莫可執捉無可死之質縱有傷害之者何從而傷害之哉○李氏曰無死地者忘其死生

也○何氏曰虎兇者以獸之猛者言之兇野牛也重千斤一角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夫道之尊德之貴夫莫知命而常自然

何氏曰天覆以道而萬物生物物受炁於天地地載以物而萬物畜物物受質於地也故萬物生者自形自色非待物物而雕琢之陰陽相照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其勢因成孰能禦之夫形有時而弊勢有時而頌惟道德在天地高厚悠久不壞不滅易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故道為至尊其獨無對德為至貴其高無上物雖有萬之不齊孰能如此蓋道德超然物勢之上而行乎形氣之內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盈天地之間皆蒙衣被本本元元之所共推非由於諄諄之命非有假於人為之力其主之畜之一自然也可尊可貴亦一自然也然生畜形成次第雖有道德物勢之分合

而之一道而已○林氏曰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徇無而生故曰道生之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知命者猶

曰莫之為而為也非有所使然則為常自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李氏曰道本無形因生育天地而形可見道本無名因長養萬物而名始立一切有相受命于天成形于地稟炁中和皆道之

陰也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何氏曰莊子道者萬物所共由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道生之畜之有如春道長之育之有如夏道成之熟之有如秋道養之覆之有如冬道庚桑子春炁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此也此道何道也虛無自然之道能生出萬物於始又能收藏萬物於終乾

坤動靜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庚庚子即養生秋成而見大道老子以發生致覆藏為一道易曰顯諸仁藏諸用是夫天地無心也雖生全不傷亦不名有雖施為不祥亦不恃功雖長養不窮亦不為主四時之運

功成者退太虛冥冥誰能強名玄德天德也道也○林氏曰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化不有之以為有不恃之以為功雖為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此所以為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呂氏曰列子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者炁之始也原夫道者未始有始也外包乾坤內充宇宙無形無名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得以資生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

為天下始生育天地長養萬物故為天下母而萬物所以成也譬夫一身之天下始因三元育德九炁結形自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莫能生也則為一身之始母焉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炁以為

可骸之母當知其子子神也既以子為元神母為元炁母在則子存母去則子泣以其炁能生神而神能服炁也丹經謂之君臣亦云母子古之真人云子母乍逢情眷戀君臣相會喜團戀蓋形中子母炁以守神神以守炁交相戀守混融為一結就胎仙與天相畢故曰既得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林氏曰天下有始以為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復知有萬物

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者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亦是此意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董思靖曰人受炁以生炁為母神寓於炁

故為子守母則炁專神安○何氏曰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即此章始與母之旨太始有無而已自無適有者為母如道生一是也自有適有者為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呂氏曰夫乾坤者易之門戶開闔有常眾卦從而出焉生化之機準的不差而兌者悅也散也蓋耳目諸根色塵之所由若塞愛悅之視聽則禍福之門閉矣自然而身不勤勞也倘開其愛悅之門而弗塞則嗜慾之情長矣終身危亡不可救也以已論之兌者口也門者目也常緘其口則五炁內固元精不乾常瞑其目則內境不出外境不入寂然泰定與道為一矣參同契曰耳目已之寶閉固勿發揚充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此所謂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若乃開其喜悅之門而勿塞濟其愛欲之事而弗閉物誘於外情動於中氣亡液

之事而弗閉物誘於外情動於中氣亡液

漏精神散去其神天關而莫之能救故曰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林氏曰兌者
 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
 物所自出之地塞其兌開其門藏有於無
 而不露也不動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兌出
 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
 如此則危殆不可救也○何氏曰門古註
 指口亦不拘此但有出有人者總謂之門
 閉其門者實心大道也外想不入內想不
 出莊子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是也
 ○蓋塞兌閉門入無藏有於子知母乃返吾
 初終其身而用之不勤矣若開兌濟事則
 一念一動迷惑本來毀無失有如母誕子
 托相萬狀子壯母衰轉輸無已終其身而
 難救○李氏曰塞兌閉門內境不出外境
 不入終身不動不勞而治也開其兌濟其
 事內境出外境入終身不救永失真道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
 身殃是謂襲常
 林氏曰所見者大能歛而小則為至明所

主者剛能退而守柔則為至強即不自見
 故明不自矜故長老者明之用明者光之
 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殃咎夫知用
 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襲者藏也常者
 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何
 氏曰凡能大不能小能強不能弱能明不
 能晦則棄本徇末子復生子流落忘返其
 如母何是則自遺其殃矣蓋始者常無之
 道母者常有之道自無生有自有返無此
 大常不變之道也又曰用光歸明聖人光
 而不耀也察見淵魚者不祥○呂氏曰水
 鏡之照物謂之光其光之體謂之明用其
 照外之光回光照內復反而歸藏於其內
 體之明也夫神太用則竭照見淵魚者不
 祥此用光於外而遺其身殃者能含光以
 混世則不為身殃矣是謂能掩藏其常光
 之用以復歸常明之體故曰襲常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長
 吳氏曰我者汎言眾人非老子自謂也介

音憂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同謂倏然之
 頃也知字句絕施如論語無施勞孟子施
 施從外來之施矜誇張大也聖門顏子有
 若無實若虛無施勞老子之用蓋亦若此
 誇張取其所忘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
 誇張若使其人發然之頃有所知而欲行
 大道則必專以施為畏而不敢為也○李
 氏曰惟施是畏識法者恐○柴氏曰大道
 之外行者皆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吳氏曰徑小路也與大道相反卑卑欲退
 者大道也其道甚平夷而易行堂堂誇張
 者小徑也而人多好行之○呂氏曰大道
 亨衢也平易坦然而性不通雖千萬里之
 遠其行必始於足下聖人患其太直躊躇
 與事宜貴其速達而要其近功哉世人利
 於速達故由捷徑然崎嶇迷惑不知所趣
 倒行逆施去道愈遠無由上達也鍊養之
 道夷然如砥甚易知易行一曲之士滯於
 方隅欲其速得遊於傍門陷於邪徑而不

知也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何氏曰大道平夷本若大路然而捨之入邪徑則迷之甚矣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劔厭飲食寶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吳氏曰此言誇張之事有廷內而弗洒弗掃者唐風之偷嗇朝甚除治則其宮室之奢靡可知矣田甚蕪倉甚虛謂奪其民時而民不得耕耨竭其民力而民無所蓄積也華其佩服以為飾豐其酒肉以為養私其府庫以為富是猶為盜之人得物之多以誇張於外者爾夏季商辛是也豈知道者所肯為哉○林氏曰大道甚平人之求道不知道正好行邪徑之路譬如有國家者治其朝廷則甚整為宮室臺榭之類也朝廷雖美而田畝皆蕪倉廩皆虛而且以文彩為服佩帶利劔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為富強此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此譬喻之語也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之徒也豈知至

道故曰非道哉○何氏曰朝甚除此除者脩治也傳曰糞除先人之弊廬又云除道皆修治意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呂氏曰善以道建國者獨立萬物之上終古不易翱翔萬物之表終古不極以是道而立身以是道而建天下守之以中體之以常鎮之以無名之樸而不為物之遷變福及後世其德彌廣其用彌大不可動搖也若夫根拔則氣竭青去木矣炁敗則精竭神明去身矣是以至人固蒂深根獨立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綿綿冥冥屹立不可拔善以道抱民者乘天地之正御六炁之辯天下之士定於一心百姓歸附矣脩一已則抱元守一神全精及迴風混合於丹田永無脫離矣故曰善抱者不脫夫善建善抱者豈惟不拔不脫乎亦將德澤流于上下孝慈被于子孫世祚綿遠傳之無窮豈不美哉○何氏曰莊子名為建德之

國其民愚而朴故善言建者無加於德則人亦與立而不拔去之矣經曰抱一為天下式故善於言抱者無出於一則人亦不離心而脫去之矣豈惟在其身將子孫亦嘉賴之承祀悠遠以道觀者故不私為子孫計而立教垂世非專為山谷枯槁者言所謂大德必得其祿位名壽而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是也○林氏曰建者無不拔抱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則不拔不脫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生而不窮亦猶子孫嗣其家者也此三句皆是以言道雖有無而實長存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善

呂氏曰修身之道舉措施設酬酢應變未嘗不自我而起煉炁養神少私寡欲諸偽咸盡乃為真人矣修之於家則父慈子孝兄弟弟恭九族和睦積善有餘慶流來世

夫修之於鄉則尊奉耆老教誨愚鄙上下信向其德久長夫修之於國則百官稱職禍亂不生萬寶豐熟物充實夫修之於天下則不教而治不言而化和於大通比屋可封德施周普夫夫修之家鄉國天下上言其德乃餘乃長乃豐乃普惟修之身言其德乃真者莊子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上其以治天下本在身末在彼其理備矣○林氏曰修諸身則實而無偽修諸家則積而有餘慶修之鄉則一鄉之所尊修諸國則其及人愈盛修之天下則及人者愈備○吳氏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家者一身之外九族之內鄉者一家之外鄉遂之內國者鄉遂之外邦畿之內天下者邦畿之外四海之內修之於家鄉國天下者言自近及遠人人各修其德也然豈是人人教之使然我無為而民自化爾○何氏曰內而身與家以此道修之則真積力久且有餘夫外而鄉國天下以此道修之則源深流長且豐且普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林氏曰即吾一身而可以觀他人之身即吾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吾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無不然○李氏曰以之修身觀心察性心定則身之修也以之治國觀民察己民化則國之治也天下有一不善則是自己政化不善也書曰百姓有過在乎一人此之謂也反觀諸己心有一塵染者則是我之性天不明也○董氏曰觀之之道其則不遠豈假他求哉蓋物分雖殊一本而已以此觀之莫不然者此意當辨於語言之外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肝江兔大有集

器二

第五十五章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林氏曰舍德含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舍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然○何氏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則厚德者大人事也護精保氣執沖合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是也○李氏曰舍德之厚比於赤子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吳氏曰舍懷至厚之德於內者有如嬰兒也上篇曰專氣至柔能嬰兒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蘇氏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比之者言其體未及於用也○呂氏曰聖人抱道懷德深厚純粹無為無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如赤子焉赤子者取其始生之色而喻之也又曰上一赤子乃泥九天帝之名也素抱內蘊真純不散若嬰兒之未孩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